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五四〇次会议

2015年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加西亚·马加略先生	(西班牙)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乍得	谢里夫先生
	智利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约旦	朱达先生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马来西亚	马里坎先生
	新西兰	麦卡利先生
	尼日利亚	奥格武夫人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罗德里格斯·戈麦斯女士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5-32891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常务副秘书长、各位部长和其他尊敬的各位代表今天来这里参加会议。他们的与会证明了将要讨论的议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哥斯达黎加、古巴、埃及、危地马拉、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黎巴嫩、马尔代夫、摩洛哥、挪威、巴基斯坦、卡塔尔、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南非、瑞典、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联合国观察员国巴勒斯坦外交部长里亚德·马勒基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就这样决定。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人士参加本次会议：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先生阁下、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伊奥尼斯·弗莱拉斯先生阁下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玛丽·鲁维亚莱斯·德查莫罗夫人阁下。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联合国观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观察员参加本次会议。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常务副秘书长发言。

常务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以巴冲突再次进入一个危险阶段。冲突的爆发困扰着被占领的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以及以色列和加沙，没有显示出任何消退的迹象。10月1日至21日期间，有47名巴勒斯坦人和7名以色列人遇难，还有5 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大约70名以色列人受伤。我们对所有针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实施的袭击一律给予最强烈的谴责。最近一波刀剑袭击和枪炮射击特别令人震惊。这种卑鄙行为毫无道理可言。

正如秘书长昨天向安理会报告的那样，他访问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在那里，他会晤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高级官员以及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在他的所有交流中，他对过去两周来袭击和暴力激增给予了谴责和表示了震惊，并向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表示了深切慰问。他还会见了双方受害者及其家人，场面令人感动。秘书长的访问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支持作出集体努力，争取制止暴力，减少紧张和煽动，并开始规划能够导致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政治前景。阿巴斯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向秘书长保证，他们在努力遏止暴力，特别是通过持续进行安保协调这样做。然而，安保措施虽然重要，但仅此不足以解决问题。

我们要清楚表明，凶杀行为绝无任何道理可言。这不应阻止我们发问：局势为什么会恶化？我想，如果巴勒斯坦人民看到有望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如果他们拥有提供工作岗位和机会的经济，或者说，如果他们对自身安全保障以及界定他们日常生活的法律和行政进程拥有更多的控制权——简言之，如果他们不是仍然生活在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令人窒息和耻辱的占领之下，那么这场危机就不会爆发。相反，他们看到，在被占领的西岸，非法定居点有增无减，这恰恰损害了达成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并对所有人的安全保障构成越来越多的风险。他们看到，出现了一个平行的事实上的定居者社区，其基础设施、服务和安全保障皆优于巴勒斯坦人聚居区。他们建立一个真正国家的梦想正日益变得越来越渺茫。对目前局势感到

沮丧和愤怒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莫过于年轻人中间。

可以理解, 目前局势也加剧了以色列民众中间的恐惧感。以色列平民认为, 暴力复发严重威胁到他们个人的安全和他们国家的安全。他们还对有迹象表明全球各地反犹主义正呈现出上升趋势感到震惊。我们必须理解以色列关切的这些问题。以色列人在国际社会中看到他们认为旨在剥夺以色列国合法性的企图愈演愈烈。面对恐怖气氛, 以色列人有理由期待他们的政府加强安保。

和平倡议失败, 再加上双方领导人都不愿采取必要的大胆步骤推动进展, 将造成一个极具爆炸性的现实, 致使以色列的安全关切依然得不到满足和巴勒斯坦民族斗争愈加暴烈之险。而该地区现在已经饱受暴力宗教极端主义之害。

秘书长谴责上周数百名巴勒斯坦人焚烧西岸约瑟夫墓的行为。这一暴力行为令人震惊, 可能导致报复, 危及其他圣地。必须尊重所有圣地的神圣性, 特别是以免为极端分子提供任何可乘之机, 将现有局势转变成为一场宗教冲突。

耶路撒冷老城区内圣地局势紧张, 仍然是目前暴力风潮的一个危险的驱动力。今年斋月, 耶路撒冷迎来了来自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的约300万人次的穆斯林信徒来访。顺便指出, 今年斋月是10年来最安静的斋月。然而, 各方极端分子试图扰乱历史现状。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加剧了穆斯林中对这一现状受到威胁的担忧。这些言论来自多个方面和方向, 以致许多人确信以色列政府计划破坏历史现状。

秘书长欢迎内塔尼亚胡总理一再保证, 以色列无意改变谢里夫圣地/圣殿山的历史现状。但是, 这一保证难以产生共鸣, 除非迅速采取行动, 在当地展示此项公开承诺。在这方面, 我们欢迎总理决定禁止部长和议会成员访问圣地。鉴于约旦肩负圣地护法的特殊作用, 秘书长鼓励以色列和约旦联合行

动, 协调必要的步骤。这符合他们确保维护历史现状的先前谅解。

7月达瓦布沙家庭惨遭谋杀, 捉拿肇事者缺乏进展, 是目前局势升级的另一个关键触发因素。这一事件反映了巴勒斯坦人面对定居者暴力的严重威胁感日益强烈, 强化了他们的不公正感。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 增强巴勒斯坦机构保护弱势群体的能力。以色列必须加快对杀害达瓦布沙家庭凶手的调查和起诉工作, 着力解决定居者暴力有罪不罚的感受。

导致局势长期脆弱的第三个因素是,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打击某些暴力时所使用的武力程度。一些事件, 其中许多被录像和广为传播, 令人质疑反应的程度, 包括作为第一手段显然过度使用致命武力的做法。秘书长已经提醒以色列当局, 实弹射击应该是仅在直接面临死亡或重伤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用的最后手段。他们有责任对使用武力造成死亡或受伤事件迅速展开独立调查, 若有不当行为的证据, 即确保追究责任。秘书长还对以色列当局恢复惩罚性拆毁, 打击袭击以色列平民和安全部队的人员或嫌犯的家庭住房表示关切。

煽动是大大助长局势的另一个因素。尽管近来双方领导人克制言论, 但各方仍有误导和煽动性公开言论出现。公共对话的尖刻性令人震惊。每一次事件的发生无不引来慷慨激昂的言词论战, 助长仇恨和分裂的恶性循环。

与好战的巴勒斯坦群体, 包括哈马斯成员的可耻吹嘘相反, 以下事件绝不是“英雄行为”: 杀害一名无辜男子, 严重伤害他的妻子和2岁的孩子(当时他们正在步行穿越耶路撒冷老城); 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刺伤一名65岁的妇女; 或杀害一对以色列夫妇(他们当时在驾车, 车上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这纯属谋杀。这种罪行可能导致当前恐惧和不信任气候长期存在。我们呼吁包括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明确谴责暴力, 公开反对极端主义和煽动。双方如果不这样, 将

敞开大门，让极端分子得以大力推销他们的破坏议程。

我们各方的当务之急必须是使暴力降级。让我再次强调，正如秘书长昨天强调的那样，暴力的主要根基是缺乏一个真正的政治途径和前景。我们每月向安理会报告构成最近这一局势爆发的背景的当地现实。各方必须加紧努力，恢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希望，即，和平仍有可能。我们必须尽快实现切实进展，争取通过谈判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按照先前协议显著改变政策，加强巴勒斯坦机构、经济和安全。那将有助于为双方返回有意义的谈判创造条件。我们需要听到巴勒斯坦领导人真诚地解决以色列的正当安全关切，并看到他们采取步骤制止煽动。为此，中东问题四方机制特使必须继续与区域和国际伙伴沟通，研究它们如何促进冲突的全面解决。四方机制特使们计划在近期内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最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应该有一个没有新暴力反复恐惧的未来。双方之间开始建立信任是克服这场冲突带来的痛苦后果的关键。联合国将继续与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国际伙伴一道并肩努力，推进这一重要目标，实现和平与和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常务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马勒基先生发言。

马勒基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巴勒斯坦深切感谢西班牙王国召开这次辩论会，感谢他们重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重要问题，以及他们对本月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干练的领导。

我也感谢扬·埃利亚松常务秘书长的通报。我们还表示，我们赞赏和感谢秘书长及其整个团队努力促进缓和当前的危险局势，恢复侧重核心问题，及当务之急必须是建立一个可信的政治前景，以期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和剥夺巴

勒斯坦人权利的局面，这种严重和不公正状况继续威胁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毫无疑问，实地暴力迅速升级是国际社会不干预和不承担责任的直接结果。

巴勒斯坦人民对于自由、安全与和平以及摆脱占领和殖民主义、羞辱和不公正的希望和民族愿望不断遭受践踏。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儿童——正遭到以色列占领军袭击和杀害。他们因其民族和宗教身份而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命权。他们反对非法占领的正当斗争所遭到的反应是屠杀和毁灭。

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实地特别是被占领的圣城局势严重恶化。在那里，针对“尊贵禁地”和阿克萨清真寺的煽动和挑衅行为——包括以色列极端分子和官员袭击和煽动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每天都看到这种情况。占领军和极端主义定居者及其民兵对巴勒斯坦平民特别是青年发动了一波暴力和仇恨活动。

自本月初以来，50多名巴勒斯坦人牺牲，很多人遭到法外处决，其中至少有10名儿童。1 85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占领国以色列对手无寸铁的儿童使用了实弹。约1 000名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占领军拘押，房屋则因集体惩罚政策而被拆毁。

以色列多名部长和高级官员公开、不负责任地发出种族主义呼吁，称需要对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儿童和青年使用致命武力，加剧了仇恨和有罪不罚现象的盛行。以色列占领军、定居者和其他以色列人很清楚，他们不会因为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巴勒斯坦人而被追究责任。

然而，巴勒斯坦人即便在人身安全、尊严和生存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决心继续开展争取自由的正义斗争。他们坚持不懈地要求实现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像全世界所有其它自由民族一样，拥有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该目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公认和支持。

多年来——事实上是几十年来——我们来到安理会这里，就占领国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国的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非法行动和侵略发出警告。尽管局势不断恶化，政治进程屡屡受挫，但我们仍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其的职责，必须迫使以色列停止其违法行为。这是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根本要求，而和平进程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核心问题，并在国际法基础上实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不幸的是，安理会表明它不准备承担实现和平与安全的责任。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包括安理会成员在内的有关会员国一再要求安理会处理实地的爆炸性局势以及消除以色列逍遥法外现象，以便为和平开辟道路，但这些要求都无疾而终。相反，安理会仍处于瘫痪状态。这将对巴勒斯坦人民——即使不是整个地区——造成严重损害。这将加剧危机。和平与安全的目标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遥远。

我们今天的辩论会必须突出当前暴力的主要起因以及其它每一轮暴力的根源问题，那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继续实施的外来占领、其拥有的非法战争机器、其继续实施的定居活动，及其实施的、令巴勒斯坦人无法享有《宪章》规定的任何权利的封锁和压迫。我们也绝不能低估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野蛮军事占领下生活的民众的生活状况，因为这种占领只会导致苦难、绝望和愤怒。然而，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和巴勒斯坦领导层一直坚定地致力于实现和平。相反，内塔尼亚胡只是表明，他一心希望推行殖民主义和定居者殖民的政策。

我们今天目睹的事件再次证明，要想在“两国解决方案”基础上，根据1967年之前的边界实现公正的和平，安全理事会就需要作出紧急、有效的干预，而不只是发表动听的言辞和表态。我们要提醒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它们有义务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想结束这种无法忍受的状况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我们知道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嘴上说说和暂时性解决办法是不够

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强调全世界的一致观点，那就是，只有结束以色列占领，使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其长期渴盼的独立——根据1967年前的边界，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才能实现和平。如不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也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依靠长期占领和临时性解决办法以及只靠管控冲突，永远都不会实现和平与安全。

此外，安全理事会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只要占领持续存在，就必须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保护。这包括秘书长关于该问题的报告所述的规定。那些要求保障占领国安全，却没有要求为生活在占领之下的人民——即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保护的人，是不可能自圆其说的。

占领国以色列不仅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的确保其占领下的平民享有安全和福祉的义务。事实上，它是这些平民不安全和遭受苦难的根源。在此情况下，根据该《公约》第一条以及保护责任，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使平民免遭占领者实施的侵略和战争罪行。因此，各国无论是单独还是集体，都有责任维护并继续遵守国际法——它规定第三方有责任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提供协助，以制止一切非法措施。

我们敦促各国断绝与那些与以色列占领合作的政府的关系。此外，有些措施导致实地局势严重恶化，包括达瓦布沙一家被烧。我们不知道其他人的命运。他们是否已被拘留？他们是否已失踪？我们一无所知。

急需把此类团体——不依法行事的定居者组成的恐怖团体——纳入恐怖分子之列。这具有法律和财政上的影响。我们回顾，以色列政府继续支持、协助以及帮助这些恐怖团体。它们保护并接受这些团体，实际上纵容和煽动了此类犯罪。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把这些罪行的制造者与教唆者绳之以法。不追究责任，就不会有真正的保护。

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处理包括老城在内的被占领圣城东部的严重局势。占领国以色列必须遵守其义务，保持圣城的历史性地位，特别是在“尊贵禁地”，包括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显然，以色列想维持占领的现状而不是原来的状况。这是不能接受的。这是不能忍受的，它只会导致局势恶化，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阻止穆斯林信徒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确实是破坏了历史现状。设定穆斯林在上午或下午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时段破坏了历史现状。设定进入清真寺的最低年龄限制也是一种违反行为。允许以色列军警进入清真寺是一种违反行为。允许定居者团体每天上午入寺是一种挑衅和违反行为。这些团体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祈祷是对历史现状的破坏。

这些是以色列启动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些。以色列表示，它不想改变现状，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目前的殖民占领现状完全不同于1967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时到2000年阿里埃勒·沙龙访问阿克萨清真寺这一期间的状况。在他出访后，变化才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现在，以色列甚至一边改变一边却声称它不想改变现状。它已经改变了现状。我们要以色列向我们解释，当它提及阿克萨现状时是什么意思。历史原状是什么意思？我们呼吁各国、特别是在东耶路撒冷有特殊利益的约旦仔细研究这个问题。

以色列政府纵容挑衅行为和准许进入“尊贵禁地”，由此煽动宗教种族主义和仇恨的火焰现已数月。我们警告过以色列和国际社会，此类行径不仅是对穆斯林和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惩罚，而且实际上将导致宗教纷争。尽管如此，这些警告并未带来改进。以色列继续采取同样的措施。正如我提到过的那样，今天上午，这样的定居者极端分子团体获准在甚至不允许穆斯林在场的时段即上午7时30分至11时、中午12时至下午1时30分进入以色列安全部队保护之下的阿克萨清真寺。现在，穆斯林教徒被禁止在这些时段进入清真寺。他们无法进入寺内，只有犹太人才获许在这两个时段进入。

在东耶路撒冷设置水泥障碍暴露出该地区占领的丑恶面目。面对这场不受我们控制的争斗升级，安全理事会无法为其袖手旁观的事实做出任何辩解。它正导致宗教纷争，而极端主义的以色列现政府及其总理正为其火上浇油。无论如何，在以色列巩固占领从而非法但确实改变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上人口状况的时候，是不可能基于两国解决方案朝着和平取得任何进展的。

我们再次敦促安全理事会对当前的危机做出反应，以便拯救无辜生命，使公正和持久和平有可能得以实现。我们还警告，注重短期方案以企图处理问题的表象而非根源将只会导致局势升级和恶化。我们赞扬当前为重新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结束冲突和找到解决方案所做的一切努力，特别是法国正在做的努力。我们赞扬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广泛呼吁安理会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我们欢迎并赞扬明确宣布支持并参与创造一个可信的政治前景以促进和平与公正所做的努力。

与以往一样，巴勒斯坦准备好合作并推动此种努力。任何企图扰乱这些努力之举都将以失败告终，并只会让我们离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更远。对我们而言，我们再次强调，我们坚定地致力于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寻求一条和平、政治、外交以及法律的道路，以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这种和平将实现我国人民合法的民族愿望，即在安全、和平以及公正中生活在以东圣城为首都的我们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我们支持根据大会第194（1948）号决议，努力找到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巴勒斯坦人民各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权没有谈判的余地。它们不能以任何形式或方式仅仅取决于占领国的诚意。此外，各国不能以支持双方之间的对话为名，推卸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保护责任。

安全理事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撇开其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举足轻重机构的任务。我要呼吁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尽快访问该地区，以便突出其作用，并找到安全理事会在今后数月应采取的

步骤。以色列军事占领的继续是危害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和历史不公的源头。

国际社会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为巴勒斯坦人迎来自由与独立来促成唯一的实现和平之路的时机已经成熟。

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正义和回归权利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列于联合国议程之上的长期项目。这对本组织和整个国际体系赖以支撑的各项原则本身的重要性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是国际社会决不能失败的一次考验。

主席（以西班牙发言）：我现在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达农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作为以色列派驻联合国的新大使，我肩负着神圣职责：在世界各国面前代表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国。

与所有地方的人一样，以色列人民也寻求生活在和平之中，看着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对于数世纪历尽流亡和迫害之苦的犹太人民来说，我们的梦想可以用我们的国歌歌词来概括，那就是，“成为自由的人民，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

可悲的是，自以色列国建立以来，每一代以色列人个个都被战争和恐怖波及。我的父亲约瑟夫·达农在预备役期间保卫约旦河谷时被恐怖分子打成重伤。他头部伤势严重，还丧失了听力，在与伤病作了漫长而痛苦的斗争之后，他最终去世了。这对于我和我的家庭而言是一个悲剧。我亲身感受了战争的代价。我们都希望与我们的邻居相安无事，并为此祈祷，而且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实现这个崇高目标，但我们在这个犹太国家的安全问题上绝不会妥协。

今天，我在这个会议厅发言，正值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经历巨大困难和痛苦的时刻。这不是我所设想的我在安全理事会首次发言的情景。过去六周来，一波残忍的恐怖浪潮席卷以色列的大街小巷，但是，令我失望的是，我听到的全是希望结

束“暴力循环”的呼吁。我要明确指出一点：这并不是一个暴力循环。这些暴力行为纯粹是对以色列人的无端袭击；以色列人受袭击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在自已历史故土上的犹太人。像任何国家一样，以色列拥有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但凡其人民每天在街上遭遇袭击，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都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采取行动。

自犹太新年以来，以色列人忍受了一季的悲伤。光天化日之下，男女老少在以色列城市的街上被重伤、遭杀害。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任意挑选以色列受害者，用步枪和石块，用屠刀、螺丝刀——甚至用两吨重的车辆——血腥杀戮无辜。以色列人现在知道，对他们的袭击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没有预兆，毫不留情。从海法到贝尔谢巴，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穿越他们自己的街坊社区都在不时回头张望，以防不测。人们不敢在上班路上停下来喝咖啡，甚至不敢乘坐公共汽车。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家庭。父母亲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们离开家可能被刀刺死，而孩子们也担忧他们的父母回不到家。这就是恐怖的真正含义。某人若是手持菜刀离开家，想要杀死另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这是出于深仇大恨。当这个某人是一名13岁的男孩而且他用刀向一名正骑在自行车上的以色列男孩刺了15下——15下——时，这便是源自一种仇恨文化。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恨另一个人……仇恨一定是人们学来的。”

可悲的是，巴勒斯坦儿童一直在向他们的领导人，在他们的学校里和从儿童电视节目上学习，接受仇恨教育。在巴勒斯坦公共广播公司媒体站播出的一档名为“今晨巴勒斯坦”的儿童节目里，一名年轻女孩朗诵了一首呼吁杀死犹太人的诗歌。这首诗将犹太人称为“野蛮的猴子”和“最邪恶的造物”，称那些杀人凶手是“安拉虔诚的先知”。这

名年轻女孩总结说：“只要我有手臂和石头——我就不害怕残暴。”这就是巴勒斯坦公共电视。

正如上周我们在这个会议厅召开的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S/PV. 7536）期间看到的那样，许多人似乎对此轮局势升级的原因有些迷惑不解。这名年轻女孩的话揭示了答案：整整一代巴勒斯坦青年人正在被顽固地洗脑，在崇尚暴力中长大，而且接受的教育就是抹杀犹太人的人性。这种思想灌输毒化了青年人的头脑。用谷歌搜索一下，像这样的证据比比皆是。我们需要做的无非就是查看一下巴勒斯坦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恶意的漫画显示的是以色列人被残忍杀死，教学视频教授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施恐怖袭击，甚至还有一部动画短片演示谋杀艾塔姆和纳阿马·亨金——一对在自己孩子们面前被杀害的以色列父母——的场面。

既然大多数安全理事会成员们没看过这部短片，让我来告诉各位，为了表现坐在汽车后座的亨金家孩子们目睹他们的父母被杀时的害怕和恐惧的眼神，还做出了特别的努力。难怪在目前的袭击潮中，至少有九名袭击者是不满18岁的巴勒斯坦人。但凡给孩子们传授的不是数学和科学知识而是敌意和仇恨，但凡鼓励青少年拿的不是书本而是刀，但凡青年面前展示的不是和平的愿景而是暴力画面，那么他们也是受害者。但凡我们无视这种故意毒害儿童思想的做法，那么我们就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所在地区的历史显示，仇恨始于谎言和煽动，而终于暴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股刀刺、枪击和掷石块的狂潮就是始于有关圣殿山的谎言。阿巴斯主席和巴勒斯坦领导层一再有系统地指控以色列试图改变现状。这种煽风点火的指控是不真实的，而且阿巴斯主席清楚这一点。然而，这种蓄意和恶毒的谎言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种阴谋论不仅不是真的，而且也没什么新意。请允许我援引下面的话：

“我们在此宣布……没有一个人……打算侵犯穆斯林对这些于他们而言是神圣场所的权利……要把犹太人想在这个神圣之地祷告说成是……建立一个战略基地来袭击穆斯林清真寺的任何企图，都只不过是狂热想象或恶意中伤的产物。”

我刚才念的这番话听起来是否熟悉？作为所引这段话出处的那份声明不是上周发表的，甚至不是去年发表的。它是以色列家园犹太人全国委员会1928年发表的。即便在当时，即，以色列国建立20年前，有人就在四处散布关于圣殿山的谎言，煽动针对犹太人的暴力。在当时随后的暴力袭击中，有133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另有数百人受伤。

今天，当阿巴斯主席宣称“以色列意图使阿克萨清真寺变成犹太人的”，又说“我们欢迎洒在耶路撒冷的每一滴血”时，他清楚他说的话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完全知道，它们将导致新的暴力和恐怖的浪潮，而且将有人丧失生命。就像现在一样，故事是相同的——同样的情节、同样的人物、同样的结局。实际上，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在1928年，我们在本会议厅现在经常听到的那些信手拈来的解释不适用。当时圣殿山上没有以色列的存在。在1928年，没有定居点；没有以色列国；也没有什么借口托词要兜售给国际社会。无论谁声称，以色列的行动和政策是造成暴力的原因，都必需从历史汲取教训。

巴勒斯坦人正在运用老一套的策略，而且试图在不必谈判的情况下轻易获取胜利。他们在利用他们煽动和教唆出来的暴力，以操控摆布国际社会。国际社会非但没有惩罚巴勒斯坦人，反而奖赏他们。

以色列完全致力于维持现状。根据协议，穆斯林可在任何时候自由造访并在院内祈祷。其他宗教的成员，包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只可造访，而且只可在工作日上午7点和11点之间这样做。以色列

不仅接受了这一安排, 而且还负责执行协议。事实胜于雄辩。请允许我与安理会分享一些统计数字。

每年有350万人次穆斯林来访, 他们是前来阿克萨清真寺祈祷的; 还有8万非穆斯林造访此地, 其中仅1.2万人为犹太教徒。圣殿山的现状是耶路撒冷宗教自由的唯一保障。我们已经这样说过, 我们会再说一遍——以色列不同意圣殿山上有国际存在。如果国际社会希望富有建设性, 那它应该集中关注制止煽动。

有代表在本会议厅就座的国家, 没有一个会接受国际部队在其主权领土上存在。我要告诉我的同事、法国代表, 我们知道他的国家希望在我们地区看到和平。我们也希望和平, 但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当事各方之间的直接会谈。这是唯一的途径。往昔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这是应该倡导的唯一途径。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最佳办法是敦促阿巴斯主席接受内塔尼亚胡总理的邀请, 与他在此地联合国、在拉马拉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会晤。

以色列反对圣殿山的现状有任何改变。需要改变现状的地方是此地联合国。如果联合国真心想缓和紧张局势并给该地区带来和平, 它必须改变它的默认设置。联合国必须终止其惯常的做法——呼吁双方表现出克制, 而是要明确指出, 有一方是在教唆掀起恐怖浪潮。它必须停止为巴勒斯坦人找借口, 而是要开始追究其责任。它必须要求阿巴斯停止煽动并坚持要求他返回谈判桌。到那时, 一旦巴勒斯坦人明白, 鼓吹暴力将使他们一事无成, 也只有到那时, 实地的现实才会改变, 和平的前景才会重现。

最后, 请允许我援引《圣经》中的一句话: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圣经》, 诗篇, 29:11)。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现在将以西班牙王国外交与合作大臣的身份发言。

我将按下列顺序发表我的意见: 简短的介绍、中东的和平进程、叙利亚、“达伊沙”、利比亚和也门。首先, 我仅提出三点。

2011年年末, 在我就任西班牙外交与合作大臣时, 中东正在经历一段动乱时期, 然而, 那里依然有着希望的前景和机会之窗。在有些情况下, 戏剧性的事件导致一些成功的政治进程, 但是在其他许多情况下, 冲突加剧, 新的威胁出现, 带来的是悲惨的人道主义后果。

自2011年以来, 我们所学到的是, 外交和谈判, 一旦有既定的善意和毅力相伴随, 就是有效化解冲突的工具。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与伊朗核谈判的成功。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再次向国际社会证明了对话的价值。结论就是, 倘若我们希望终结影响中东的重大冲突, 我们必须重拾建立相互谅解的合作精神和意愿。这要求国际社会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为此, 作为一项优先考虑的措施, 安理会必须完全一致地采取行动。

请允许我谈几点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看法, 尤其先从一点谈起, 即, 两国方案的可行性正处于岌岌可危的严峻境地。2016年, 明年, 自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德里和平会议召开以来, 25年将已逝去; 在那次会议上,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破天荒第一次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谈判。马德里会议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我们不再是在讨论阿以冲突, 而是充满前景和希望的中东和平进程, 以期朝着两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和平与安全地生活这一可能性逐步迈进。

马德里会议25年后——整整一代人之后,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仍然远未尘埃落定, 而且马德里会议和《奥斯陆协定》所勾勒的道路也处于被放弃的危险之中。我们发现, 我们面临一个令人震惊的前景, 包括谈判道路走到尽头, 对两国方案可行性的信心渐渐丧失, 而且暴力又出现令人担忧的高潮。

我要明确地指出下面这一点。中东的冲突只有两个解决办法：要末建一个两个民族组成的单一国家，要末建两个国家，和平与安全地共存。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同意，创建一个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对两国解决方案的支持和信心。我们必须果断而迅速地这样做，分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紧迫的。当务之急是制止危及这一进程的紧张状况。在这方面，我要提出三点意见。

在触发最近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升级的各种因素中，有些属于令人不安的宗教性质的因素。因此，我认为，法国在担任主席时提出的意在保障在以最审慎的态度尊重和容忍不同宗教信仰的情况下维持“尊贵禁地”和各处圣址现状的建议是我们所有人必须加以考虑的倡议。

第二，要化解目前冲突，我们还必须推动进行宗教间对话。这一对话应当谴责以宗教为名实施暴力。不能让这一局势变为一场宗教战争。我国西班牙愿意主办这一对话。我们认为，这一对话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而且，我强调指出，也是非常急需的。

第三，在被占领土推行定居点政策是两国解决方案能否继续存在的主要威胁之一。要想朝着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方向——加沙必须是其中一部分——取得进展，巴勒斯坦各派政治力量必须根据“四方机制”提出的各项原则实现团结。

除了处理紧急和当前问题外，我们还必须处理重要问题。占领在持续，政治解决遥遥无期，致使巴勒斯坦民众感到沮丧。这一状况造成暴力风险永远存在，这对以色列的安全并无助益。现状难以为继、动荡不定，这一点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并且表明，仅局限于管理冲突，这样做代价高昂。我们必须力求解决冲突，而不是管理冲突。

急需使巴勒斯坦人民对实现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一合理愿望再次抱有希望。还急需帮助以色列在自身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同地区内

各邻国和平共处。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既不可抱天真想法，也不可持宿命观点。和平是可能的，因为和平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愿景。道路已经划出，但我们缺乏走这条道路所需的意志、决心和政治勇气。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双方已经正式宣布它们愿意谈判。但是，必须将这一意愿转化为能够改变实地局势和唤起必要信心——这是重新回到谈判桌边的先决条件——的具体步骤。这些步骤包括履行在《奥斯陆协定》框架内所作的各项承诺。

主要问题是，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来重启和平进程和实现持久和平？上述马德里会议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将各方之间的对话同一条多边道路，也就是说，同一个代表当时国际社会共识的国际架构的支持结合起来。除其他事项外，它促成距今恰好20年前启动的巴塞罗那进程——今天称之为“地中海联盟”。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再次致力于建立一个可被各方接受的国际结构，一个能为最终解决这一冲突重建政治前景的国际结构。这个架构必须让该地区各国参与，并绘制一幅路线图。这一路线图应当尽量有效利用各种能够推动建设和平的因素，例如审查和更新“阿拉伯和平倡议”。我们赞扬目前为启动新政治进程所作的努力，例如克里国务卿此时此刻正在作出的努力。今年9月在纽约举行会议的扩大的“四方机制”应当是供各方寻求解决办法的适当论坛。

安全理事会必须充分担负起它在这方面所肩负的责任，推动采取措施，帮助重建平静和安全。安理会应当能够表明立场，并通过一个扎扎实实和合情合理的政治框架。商定的任何框架都必须包括一个严紧——我强调，严紧——的谈判时间表，以及基于国际公认原则的参数，作为解决这一冲突的依据。我们必须不停留于简单的政策宣示。我提议，我们的努力应当导致举行一次新的国际和平会

议——第二次马德里会议。这次会议要有远大目标，为和平开辟道路，并推动各方缔结最终协定，结束这场历时已达数十年之久的冲突。

我现在要谈谈叙利亚问题。

同样紧迫的是，在处理叙利亚冲突时，我们必须做到更有抱负和更有效力。在这一冲突中，主要受害者是平民百姓。我们未能达成一项协议来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国内冲突，结果我们看到，有人抢先提出了一系列倡议，这些倡议为该地区并为整个国际社会开出了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假设。在解决这一冲突方面，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西班牙认为，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开展工作。

第一，我们必须支持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提出的计划。这项计划能促成部分和全面停火，而这反过来将促成向叙利亚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阻止难民向邻国以及现在也向欧洲流动。

第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打击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协力，继续深化这一斗争，所采取的对策要远远超出军事层面。就制止达伊沙野蛮和恐怖行为而言，国际社会在打击外国战斗人员涌入、阻止财政资源流入以及对付媒体中的达伊沙现象等方面开展合作特别重要。西班牙全力支持并将参与这项集体努力的各方面工作。

第三，在人道主义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研究制定各种举措来保护和支助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我们正在同法国和联合王国合作推动一项倡议，这项倡议将制止冲突各方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平民百姓，其中特别包括使用桶装炸弹。同样重要的是，要立即顺应其他人道主义要求，尤其是尊重媒体中立和准许向受围困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正在就此问题同约旦和新西兰合作。

第四，我们必须让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大国，包括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有系统地参与解决这一冲突。

第五，我们必须启动一个过渡进程，最终建立一个拥有充分行政权力的包容性政府，这个政府要使叙利亚民众感到它充分代表着他们，并拥有足够的合法性来推动国内政治变革。

我们首先需要确保恢复叙利亚人的权利和自由，以便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在以后的第二阶段进入政治过渡期本身，实现政党的合法化并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第六，叙利亚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完全由叙利亚人决定，但有些原则是不能放弃的：该国的领土完整、未来政权的世俗性，以及维持目前国家的结构，以避免过去的错误。

第七，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冲突各方参加和平计划。需要它们作出承诺，以便为叙利亚的过渡进程铺平道路。

关于黎巴嫩，我谨强调两个想法。

首先，我们必须促进中东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为此需要支持和声援那些遭受区域冲突最直接影响并极其慷慨地欢迎越来越多蜂拥而至的难民的国家，除其他外，特别是约旦、土耳其、黎巴嫩和埃及。

其次，我们对黎巴嫩局势感到关切，因为，如果要解决该区域面临的各种挑战并巩固民族共处，克服目前的体制瘫痪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临时部队提供的支助，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黎巴嫩的承诺，西班牙是主要部队派遣国之一，派出了566名士兵。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也门局势。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达伊沙等恐怖组织充分利用冲突造成的安全真空在也门境内开展罪恶活动，加剧了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国际社会，特别是区域行为体和冲突双方本身，必须继续努力重新启动也门人之间的政治对话，以便实现包容性和持久的解决，并确保也门的稳定、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

联合国必须继续在寻求这种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为了成功应对这场危机，我们所有

人之间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双方将真诚开始对话，以便为全体也门人在冲突后局势中的和平共处奠定基础。为此目的，国际社会将需要重新作出真诚的承诺，以便在政治过渡、加强机构、稳定和重建进程中支持也门政府当局、民间社会和人民。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安全理事会在这种局势中必须能够承担其责任，并提供一条将会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出路，因为这事关安理会本身的公信力。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朱达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关于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季度会议时，中东正在经历严重的紧张局势和动荡以及前所未有和不断增长的挑战。这一局面不仅对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举行本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中东普遍存在的高度危险，尤其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特别是谢里夫圣地和被占领的阿克萨清真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认为有必要举行这次会议。

会员国确信，必须作出紧急努力，遏制这些危险的后果并恢复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以便为持久解决中东区域面临的所有挑战、威胁和紧张局势铺平道路。

一晃两个月已经过去，两个月来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被占领的西岸造成了新的和危险的升级，包括占领当局在谢里夫圣地和特别是阿克萨清真寺采取或监督采取的侵犯行动。这种做法持续和粗暴违犯了安全理事会的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对占领当局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措施采取了坚定和明确的态度：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明确和果断立场，所有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无效的；安理会的立场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东耶路撒冷，包括谢

里夫圣地和阿克萨清真寺，是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实行军事占领的领土的一部分。

此外，以色列的这一升级和侵犯行为是危险的，并且受到谴责和拒绝，除了在谢里夫圣地注意到的侵犯行为之外，这些行为已经导致局势的升级，并可能是一场毁灭性宗教战争的前兆。这也对全世界10亿多穆斯林的情绪产生影响；谢里夫圣地是专门留给穆斯林的圣址。此外，这些侵犯行为深深破坏了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人之间的谈判进程。而该进程的目的是实现以-巴和平，其方法是在众所周知的国际原则、阿拉伯法律决议以及整个《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涵盖所有这些元素的解决方案。

约旦哈希姆王国正在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陛下的领导下努力结束占领，并在1967年6月4日边界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和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我们也努力按照我刚才提到的基本要素，为难民、安全、边界和水资源等关键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同时捍卫同这些关键问题相关的约旦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圣城和难民问题。这是将保护我们免受我们每天目睹的暴力，并使我们能够采取必要措施按照安全理事会主席所说的原则创建一个国家的唯一解决办法。

以色列占领当局最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犯下的侵犯行为，或在其保护和监测下，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特别是对“尊贵圣地”和阿克萨清真寺犯下的侵犯行为，表明局势严重升级，有可能超出当事各方的控制。这种动荡造成的影响，特别是袭击、杀戮和反击，有可能导致局势危险加剧，延伸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之外，并且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回顾约旦在防止袭击平民行为问题上的立场。以色列政府必须放弃其内部联盟的伎俩和争辩理由，这些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以色列政府必须通过一项政策，从一再宣称其致力于和平走向

通过果断的政策来采取具体行动, 而不是推行其分裂政策, 明目张胆地言行不一。

如果以色列继续对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上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圣地进行不正当袭击, 将无法实现和平。如果以色列持续采取单方面措施, 以便预断根本问题谈判的结果, 其中首先是其定居点政策, 和平将无法从中产生。以色列设置路障、建立隔离墙、推倒房屋、攫取土地以及其它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权行为, 由此造成事态升级, 并且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无法拉近与和平的距离。如果以色列继续痴心妄想, 企图说服全世界相信, 它正在采取象征性措施和经济措施来改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 我们将无法实现和平。

即使这些措施是重要的, 它们本身将是目标, 但是, 它们将无法成为一种手段, 由此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并且创建一个独立和享有完全主权国家经济体, 与该地区各国及其人民在真正的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处。如果没有巴以和平和两国解决方案, 就无法实现全面的阿以和平。如果没有以巴和平和阿以和平, 我们将没有能力打击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 取得胜利, 并确保全人类的价值观真正占据上风。

约旦仍致力于在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国王陛下的领导下, 在国际法和职责范围基础上, 实现永久、公正和全面和平。这一承诺是坚定的, 也是国际公认的战略选择。我们在这一承诺框架内的公信力不再需要更多证明。我们在保护被占领东耶路撒冷上穆斯林和基督教圣地方面的承诺、义务和责任, 其核心是尊贵圣地和圣城, 属于哈希姆王国保护这些圣地的框架。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陛下是这些圣地的监护人, 他保证要提供这种保护。他的决心比任何人都坚定。

我们说以色列占领当局继续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伊斯兰和基督教圣地内, 包括在尊贵圣地和阿克萨清真寺开展侵权行为, 这绝非夸大之辞。这

些侵权行为仍在继续, 并且与日俱增, 过去两个月来变得更加严重。这导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局势升级, 使之走向爆炸的边缘。这些行为是对基督教和穆斯林圣地历史地位的侵犯。

以色列政府声称它在保护这些圣地, 但是, 这不符合以色列与约旦之间和平协定第九条作出的承诺。这违背以色列作为占领国负有的国际义务, 即在联合国通过的国际决议基础上, 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各项规定的法律义务。我们约旦不得不应对以色列的这些侵略行为, 我们谴责并且拒绝接受这些行为。如果这些行为继续下去, 它们将破坏和平进程、进程的前景及其取得的所有成就。

我们过去说过, 现在要再说一遍: 约旦可以采用一些外交和法律备选方案, 以制止这些厚颜无耻和不负责任的侵犯国际法行为。我重申, 约旦选择的外交办法在过去迫使以色列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来缓和局势。但是, 在此之后, 以色列一直继续试图改变历史现状, 违反以色列达成的各项协定。约旦正在认真分析可以用以对付以色列侵权行为法律途径。约旦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开展工作, 以便保护尊贵圣地, 制止侵犯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 并确保以色列尊重其在这方面作出的法律承诺。

我们恳请安理会负起责任, 因为占领国以色列的这些侵权行为和当前的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 我们普遍谴责这些行为。我们必须采取保护措施来确保监督这些受到谴责的侵略行为, 并确保一旦恢复历史现状, 而不是每天在伊斯兰和基督教圣地创造的新状况, 这些行为将不会再度发生。我们必须恢复历史现状。

约旦在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陛下的领导下, 采取了多项措施来保护圣城的圣地。国王在哈希姆王国保护圣地历史传统的框架内, 在“尊贵圣地”以及伊斯兰和基督教圣地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必须在阿拉伯—伊斯兰层面上, 通过言语、行动和旨在结束以色列对尊贵圣地和圣地侵权行为的各种措施, 加强这一框架。我们必须在联合协调、全面和和谐

一致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努力框架内开展工作，并且有效利用可用措施，阻止以色列对圣地的侵略。应当加强这些措施，特别是在哈希姆王国保护圣地的历史传统和国王陛下对圣地的保护方面。我们必须促进伊斯兰宗教财产的作用和工作，这是宗教事务部职责的一部分。

我们会议的议题是“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我现在想谈谈叙利亚，该地的局势正在恶化。

我们大家都目睹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恶化的局势将影响到叙利亚及其相邻各国以外的地区，使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这种影响。我指的是流离失所以及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他们已不只在相邻各国寻求庇护。约旦是欢迎日益增多的叙利亚难民的国家之一。目前，约旦已有150万叙利亚难民。这对我国预算造成沉重负担。在中东非常困难的局势使我国面临巨大经济挑战之时，这项负担达数十亿美元。我们正在与来自叙利亚的兄弟姐妹分享我国非常有限的资源，并让他们使用我国的基础设施，但我们协助整个人类的能力已经消失殆尽。国际社会应帮助我们担起这项重担。犯罪团伙和恐怖主义分子继续控制着叙利亚的广大地区，这当然对这个兄弟国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我们重申，我们坚信，正如过去五年我们一直指出的那样，全面外交解决办法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途径。这个政治解决办法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它必须是全面性的，并且它的基础必须是日内瓦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它必须满足叙利亚人民的愿望、得到叙利亚各个实体的同意并能导致叙利亚人民期望的政治过渡。它必须制止恐怖主义和恢复叙利亚全国的稳定与安全，使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愿意回返他们的城镇和农村。这将加强叙利亚人民的团结。我们支持为打开新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的大门所作的所有努力。

我重申，我国支持铲除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的胜利取决于我们能否为打击叙

利亚的恐怖主义作出努力。这需要采取统一、全面和协调的做法来铲除这两个兄弟国家和整个区域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当前的重大威胁，它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面对的挑战。它是导致暴力、仇恨、分裂的祸害；恐怖主义正在蔓延。在各个恐怖主义和犯罪团伙的推波助澜下，恐怖主义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恐怖主义为了它自己的奸诈利益，正在滥用和毁坏崇高的伊斯兰教。阿卜杜拉国王陛下曾经指出：

“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毕竟是其他各类群体之外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的战争，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宗教和维护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以及保护我们各国的人民”。

关于我们对利比亚危机和对兄弟的也门的立场以及关于我们对恢复合法性的工作，我们参加了正在进行的所有努力。我将分发有关这方面工作的书面声明，但我只想重申，我们应该继续致力于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我们敦促各方遵守和尊重谈判的结果并达成一项确保利比亚稳定和平的协议。关于也门，我们赞同强调该国政府和总统合法性的政治途径。

最后，我重申，我们这个区域特别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存在着极其危险的局势。以色列侵犯东耶路撒冷及其圣址的行为需要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行动，并承担起它的责任，以便管控和解决这项危机并防止其进一步升级。

麦卡利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在安理会发言，感到十分遗憾，因为以巴双方的关系以及过去数周在那里肆虐的暴力都没有取得进展。自新西兰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9个半月以来，我们一直明确指出，安理会需要采取一致行动来推动以巴双方进行直接谈判，并且这是能够达致持久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

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感到关切的是不断听到失败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似乎可能成为现实：“条件尚不具备；双方尚未作好准备”。但是，如果进

行直接谈判的条件尚不具备，那么安理会就有责任创造合适的条件。如果双方尚未作好准备，那么安理会就应告诉它们作好准备、帮助它们作好准备或给予它们一个作好准备的时限。

没有人能为发生的暴力找到借口，但我们应该了解，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外交或政治进程的失败。虽然犯下这种暴行的人必须对他们行为负责和追究他们的责任，但安理会必须为外交和政治进程的失败及未能推动这项进程负起责任。

因此，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今天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并希望安理会能够找到方法加大保护受到暴力威胁的人并使目前没有希望的人感到希望。归根结底，安理会的成败不是由今天在这个发言桌边的发言质量来评定的，而是由它采取的行动的质量来评定的。在我们今天面对的局势下，安理会应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何种行动？

第一，我们必须明确无误地要求停止暴力并要求各方领导人运用他们的权力停止暴力行为。

第二，我们应该重申安理会明确无误地致力于两国解决办法，这是持久和平的唯一可接受基础。

第三，我们应该明确指出，只有在关键利益攸关方包括安理会的支持下，通过双方直接谈判才能达成持久解决办法。

第四，如果双方认为今天尚未作好进行直接谈判的准备，或其条件尚未具备，那么安理会应采取一些行动使双方作好准备并创造合适的条件，以便尽早并在符合现实的时限内开始进行直接谈判。

我国非常欢迎秘书长明确表示他将在本星期访问这个区域。我们认为，安理会自己也必须向当事方、其邻国和亲密友邦以及国际社会发出明确信号。在这一时刻，我们要着眼于可以做成的事，而不是为无法成就之事发出哀叹。

自从加入安理会以来，我们始终明确表示，我们将与安理会其它成员国共同协作，推进有关中东

和平进程的任何建设性建议。自从安理会上次就这一事项通过正式决议以来，已有六年之久。对于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件，我们亟需采取行动。虽然我们愿意支持任何其他旨在取得进展的建议，我们将在未来几天中与同事们分享一份决议草案的案文，以便实施我刚刚提到的四个步骤。我们这样做，是希望决议草案至少可以引起一定程度的辩论和商讨，使安理会能够规划向前推进的道路。

新西兰高兴地注意到四方小组开展了更多活动，我们尤其高兴地看到四方小组以所谓的“四方+”小组形式，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接触。我们认为这一形式是妥当的工具，安理会可以籍此授权采取必要行动，并获得定期的进展报告。或许明年年初需要通过一项关于各种参数的决议。

我们赞赏长期以来中东和平进程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关心和关注。我们尤其敬佩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付出大量精力，致力于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安理会的努力能够帮助创造一种空间，使国务卿克里以及其他人的外交领导作用或许可以取得成功。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以往试图解决这个貌似棘手问题的努力中汲取一种教训的话，那就是，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地作出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虽然安理会的话语本身无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是，今天我们有责任找到办法制止暴力，然后要找到一个框架，为早就应该开展的外交努力和政治接触创造空间。

罗德里格斯·戈麦斯女士（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今天与会。我们也赞扬安理会主席国西班牙的举措，因为我们知道中东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不仅对该次区域、而且对全人类都是如此。我国代表团非常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以不结盟国家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

中东局势、尤其是巴勒斯坦及其被占领土的局势，令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深为关切。过去19天来席卷被占领土的最近一轮暴力事件导致至少

53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对这一现象不能孤立地来理解，其原因是近60年的长期非法占领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以及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国家的自决权。我特别欢迎巴勒斯坦国外交部长出席本次会议。我们也欢迎秘书长最近访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时，努力说服双方制止被占领土上的暴力事件。

讲到这里，我要澄清一个问题。措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会议的议程项目一“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在巴勒斯坦所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巴勒斯坦的悲剧，因为70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面临恐怖袭击和屠杀，男女老少的人权都被彻底剥夺。

正如我们在这个议事厅多次指出，说到冲突，其前提是双方应该势均力敌。但是，我们不能将受害者与伤害他们的人相提并论。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澄清我们的措辞。不过，我们赞赏秘书长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正如以前曾经说过，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必要前往该地区，去重申本组织的责任，推动以政治方式解决这场冲突。这场冲突已经变为以色列国对巴勒斯坦人民一而且我敢说一甚至是对其本国人民的长期侵犯行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渴望实现永久和平。我国深感震惊地看到空前的暴力程度以及以色列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严重破坏，巴勒斯坦人民发现自己得不到国际社会的保护。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代表团要求安全理事会在这一局势中承担起责任，尤其是鉴于现在以色列民众已经开始拿起武器组建准军事民兵，这会导致冲突升级。

70年来，发生了42起屠杀事件，数十万人被杀害。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说明这一事实。在联合国创建以来的整个70年期间，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始终丝毫得不到尊重。令人遗憾的是，自本组织创建以来，始终没有找到解决这一血腥冲突的政治方案。这种现象令本组织、无疑也令国际社会感到十分沮丧。以色列的一贯政策是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并拒绝他们自己主权国家的存在，这种

政策产生了让极端主义和暴力在民众中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赢得人心的条件。以色列国蓄意阻碍谈判稳固和持久和平的任何尝试取得成功，这种做法应当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占领国制造野蛮的暴力循环，其意图是为自己长期殖民过程中的压迫行为以及对该领土的控制找到借口。在2004年至2014年短短的10年期间，以色列的军事开支接近1100亿美元。我不知道以色列代表早先发言时提到的支出数额是不是用于打击手无寸铁的儿童。这张照片是一天前刚拍的。这些军费开支是不是专门用来打击那些儿童的？或者如安理会成员们在这另一张照片中所看到，是用来侵犯儿童的权利的？

在加沙遭受军事侵略一年之后，我们绝不能忘记在名不副实的“护刃行动”的受害者遭受的苦难。根据秘书长的报告（S/2015/677）中提供的信息，这一行动的受害者共计2251人，其中包括有551名儿童死亡。这一情况说明占领国犯下战争罪，肇事者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这是一年前发生的情况。这些仅仅是几张图片，但我们知道，国际社会为此感到震惊，其实还有更加悲惨、更加可怕的照片，我们或许没有带到这个议事厅来，因为这一局势远远没有结束。

在加沙，就人道主义而言，当前危机是近十年来最严重的。以色列阻止药品进口，阻止获取学习用品、卫生和农用设备，妨碍重建工作。依靠国际社会支持的这项举措已经因为占领国拒绝放宽对加沙的准入控制而遭腰斩。以色列的目的非常清楚。它要制造巴勒斯坦人分裂，使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我不能不提目前的巴勒斯坦局势，现在已有300多名儿童被拘留，这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他们的人权。占领国无视他们未成年地位，使他们遭受残酷、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就巴勒斯坦儿童而言，以色列监狱使我们回想起人类最黑暗的时代，其中酷刑和迫害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有些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默认的态度应该引起安理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恢复政治谈

判的每次努力均为霸权中心所阻。这似乎是以色列殖民统治巴勒斯坦领土, 剥夺该民族自决权的唯一途径。其结果自相矛盾, 即自四方机制开始斡旋让和平谈判启动以来, 以色列政府发动了新一轮压迫和进行了大规模暴力, 阻挡了我们争取公正与持久和平的道路。

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立即表明立场, 要求以色列结束这一新的暴力循环, 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和安理会本身的第904 (1994) 号决议, 将巴勒斯坦人民置于国际保护之下。必须听到巴勒斯坦要求保护其公民的生命, 使之免遭占领国的持续和系统性侵犯的呼声。在此背景下,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反对使用否决权, 那只能造成有罪不罚, 助长恐怖。针对巴勒斯坦悲剧使用否决权是可耻的做法。委内瑞拉重申, 我们完全支持巴勒斯坦国公民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行使自决权和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生活的权利。

9月30日, 我们目睹作为本组织成立七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升起了巴勒斯坦国国旗, 证明了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承诺。因此, 本机构应该按照这项决定和其多数成员国的呼声行动。现在是巴勒斯坦国成为正式会员国, 停止以一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威胁使用否决权为武器, 延长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的时候了。这是否决鼓励恐怖和有罪不罚的无耻行为。

我们支持旨在持久解决这一悲剧的每一项倡议。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推进谈判, 因为该问题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中东和平与稳定。我们将毫无保留地支持通过一项决议, 促使彻底解决这一旷日持久的冲突, 包括立即停止以色列对历史上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土的占领, 以及结束以色列的种族和宗教歧视政策和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行为。

在结束发言之前, 我必须代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和人民表示, 我们完全支持俄罗斯联邦在叙利亚的行动。我们知道, 普京总统直接打击

恐怖主义, 不搞双重标准, 或从政治上利用如恐怖暴力这个敏感的问题, 是在给整个西方世界上一堂历史课。有些国家历来坐视或推翻对它们的帝国主义目的无用的政府。

鲍尔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感谢你主持今天的会议, 感谢埃利亚松常务秘书长的详尽通报, 感谢各国外长参加今天会议。

恐惧的乌云笼罩整个以色列、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在最近暴力的背景下, 一个以色列人告诉一名记者, “我再也不感到安全…我观察四周的人, 想要知道我背后的人是谁”。一名巴勒斯坦青年说, “你没有做任何事, 但你担心有人会喊: ‘他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然后有人开枪”。一个以色列十年级学生说, “我吓呆了。孩子们都吓得不敢离家。他们不愿去商店或街上走动”。在城市的另一边, 一个巴勒斯坦父亲说, “我感到不安全。对我来说, 最好的办法是让孩子留在家里, 不去上学”。在耶路撒冷, 顾客和商家都处于紧张状态。一个以色列店主说, 顾客进来, 买完东西就跑, 人们都提心吊胆。老城区内的一个阿拉伯店主说, “我做果汁时, 不敢用刀切橘子, 害怕有人看到我用刀, 会开枪射杀我”。

这种相互恐惧可能导致原已危险的暴力循环进一步恶化。美国深表关切, 最强烈地谴责恐怖袭击和最近及持续的暴力。这些行为造成的人的痛苦严重, 并在不断加深。我们哀悼所有的生命损失, 并继续强调双方谴责暴力以及避免散布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的挑衅性言论的重要性。双方必须保持克制。

随着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逐渐减弱, 各方的挫折感日益加深。但挫折不是采取应受谴责的行动, 暴力危害平民的理由。无故刺伤日常生活中的平民百姓, 不是可接受的表达方式。正如常务副秘书长刚才指出的那样, 这是杀人不遂。在以色列发生这种攻击, 必须受到毫不含糊的谴责, 发生在我

们任何国家都会受到毫不含糊的谴责。我们支持以色列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利，我们哀悼被无谓和蓄意夺取的无辜生命。我们也对因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亡和受伤深表关切。我们已经敦促以色列采取措施，防止暴力升级。一如既往，应该尽一切可能防止不必要的生命损失，保护无辜，缓和紧张和恢复平静。

我们还对以色列定居者加剧对西岸巴勒斯坦平民及其财产实施的暴力表示更严重的关切。当务之急，我们敦促各方采取积极措施恢复平静，缓和紧张局势。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以色列和约旦承诺维持谢里夫圣地/圣殿山现状，我们强烈支持各方努力，确保这一现状确实得到维持。对此，内塔尼亚胡总理已经作出公开承诺。

长期而言，我们仍然对当地趋势，包括暴力、定居点和前哨活动，危险地危及两国解决方案能否继续存在表示关切。正如9月30日四方机制声明指出，美国及其伙伴支持采取具体步骤，帮助稳定局势，朝着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和恢复希望。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促成有意义的步骤，为实现通过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奠定基础。作出重要的政策进展，特别是在C区至关重要，这可增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解决关键经济和体制挑战的能力。可以在尊重以色列合理安全需求的同时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确，它们将加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稳定与安全。我们仍旧认为，缓解紧张事态的最佳办法是努力促成政治解决，其结果则是两个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处的国家。只有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克里国务卿与内塔尼亚胡总理今天早些时候举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会晤，讨论了以色列、西岸和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尊贵圣地”/圣殿山当前的事态。他们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提议，包括以色列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重申它致力于维持“尊贵圣地”/圣殿山现状。双方同意，必需停止煽动行为，缓解紧张状态，并且恢复平静。克里国务卿将在明天维也

纳的“四方”部长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这些提议。随后，他将前往约旦；在那里，他将于周六分别会见阿巴斯主席和阿卜杜拉国王。在会晤中，国务卿将鼓励各方努力恢复平静，制止暴力。

要讨论中东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就必须谈及叙利亚的可怕局势。自我们上季度的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以来，叙利亚局势已严重升级（见S/PV. 7490）。那里一些事件造成的影响也远远超出该地区的范围。经过四年半的战争，叙利亚平民继续遭受桶式炸弹的袭击、极端主义暴力，权利也遭到普遍剥夺。仅在9月，叙利亚人权网就报告称，阿萨德政权向自己的人民投掷了1715枚桶式炸弹，打击清真寺、医院、学校以及其它民用基础设施。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25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数万名失踪的叙利亚人。此外，有超过1 000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

俄罗斯新的军事进攻导致本已危急的局势雪上加霜。在阿勒颇和霍姆斯一带，俄罗斯的空袭为阿萨德部队的进攻提供掩护，并且得到伊朗和真主党战斗人员的配合。据联合国称，新一轮进攻已迫使多达5万多名叙利亚人离开他们在阿勒颇市西南部的家园，另有35 000人逃离哈马。也就是说，短时间内已造成85 000名新的流离失所者。叙利亚医疗救济组织负责人ZedounAl-Zoabi医生本周早些时候从阿勒颇南部返回，他表示：“人们怕得要死。每个人都在逃离。”

俄罗斯说，它是在保护叙利亚人，但是，据可信的叙利亚观察团体的说法，俄罗斯在阿勒颇市附近的打击主要以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其中包括学校和市场。根据叙利亚人权网的数字，迄今已有至少100名平民在打击中丧生。俄罗斯的进攻还产生影响深远的相反效果，即便是其公开声称的目标，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它没有把火力集中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而是集中于很多情况下因为同伊黎伊斯兰国作战而伤亡惨重的团体。

俄罗斯说, 它的目标是恐怖主义分子, 但事实上, 它打击的对象是反对阿萨德暴力统治的团体和个人。就在昨天, 路透社公开了一项可信的有关俄罗斯空袭的研究报告, 指出在俄罗斯的打击目标中, 80%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地区以外。俄罗斯空袭非极端主义团体, 因此反而加强了伊黎伊斯兰国的相对优势。该组织利用本次行动, 在阿勒颇农村地区夺取了新的领土。自俄罗斯开始空袭以来, 叙利亚的版图发生了有利于伊黎伊斯兰国的变化。平民由于恐惧而逃离, 而伊黎伊斯兰国正在攻城夺地。

请允许我把话说明白。帮助和纵容阿萨德的军队, 同时把我们必须带到谈判桌前的团体作为打击对象, 这不仅将延长冲突, 也将使政治解决更加难以达成。在叙利亚摆脱阿萨德之前, 冲突不会结束。现在, 支持阿萨德只能确保, 到谈判政治过渡的时候, 伊黎伊斯兰国只会更加强大——其招募活动有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政权的行动撑腰——而叙利亚国只会更加弱小, 愈发四分五裂, 全国各地将有更多家庭痛苦心碎。

叙利亚的和平无法一蹴而就, 同样, 今天笼罩着耶路撒冷的恐惧也无法立即消散。我们希望, 克里国务卿与拉夫罗夫外长明天的会晤将使俄罗斯在言论和行动上, 重新致力于在《日内瓦公报》(S/2012/523, 附件)基础上实现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与此同时, 我们呼吁以巴双方领导人采取一切可能措施, 以缓解紧张状态, 恢复实地的平静。在整个地区, 回到政治对话中来, 是渡过当前恐怖和恐惧黑暗时期的唯一道路。

马利坎先生 (马来西亚)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召开并主持本次会议。马来西亚高度赞赏你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清楚表明西班牙对今天公开辩论会讨论议题的重视。

我还要热烈赞扬约旦、新西兰、委内瑞拉和巴勒斯坦等国的外长, 并且感谢他们出席今天的会议。

我感谢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作了深入的通报。

我们也赞同将由伊朗代表和科威特代表分别以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名义作的发言。

秘书长在最近访问中东地区时作出了不懈努力, 以求引导各方走向和平, 并且回到以两国解决方案为基础的有意义谈判之中; 马来西亚对此尤其赞赏。我们坚决支持两国解决方案这一目标。然而, 我们越来越感到疑惑, 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方式是否只有通过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双边谈判。奥斯陆会议已过去20年, 但在直接双边谈判基础上达成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遥远。以色列继续扩张其非法定居点, 并且建造非法隔离墙, 双方的激进主义思潮也在抬头, 或许已经对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共处的可能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1947年, 中东的托管国在经受严峻考验并且对与犹太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流血游击战多年来日感厌倦之后, 决定把棘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移交给联合国。这些犹太准军事组织开展恐怖和暴力行动, 为了建国而把英国的利益, 甚至民用基础设施作为目标来袭击。双方——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都不愿意达成协议, 从根本上迫使托管国求助于联合国。作为回应, 大会随即决定对争议土地进行分治, 创立了以色列国。

现在, 60多年之后, 具有讽刺意味和不幸的是, 国际社会歪曲逻辑, 宣称巴勒斯坦建国只能通过与占领国以色列的直接双边谈判来实现。此外,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希望让安全理事会, 更不用说大会在实现两国解决方案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如果我们对以色列运用同样的标准, 在过去70年坚持以色列只能通过与其阿拉伯邻国的直接双边谈判来建国, 以色列这个国家今天会存在吗? 然而, 今天, 巴勒斯坦试图利用同样的法律、外交和多边渠道的努力却遭到嘲弄, 被视作有害无益的单方面措施, 会危及所谓的和平进程。

如果各主要行为体诚心实意想挽救两国解决方案，就必需摒弃旧的思维与习惯，而采取大胆行动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我们过去的做法已经证明，我们一败涂地。每次暴力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爆发，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做法就是手忙脚乱地承托和平进程的废墟，这种情况现已太久了。然后，我们把能够搜罗来的零零总总都悬放在巴勒斯坦人面前，作为绥靖他们的诱饵，以便他们的沮丧与愤怒在对某种成功举措抱有的虚假希望里很快平息。一旦被占领巴勒斯坦的局势恢复平静，世界将再次忘记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他们将继续在被占领的非人条件下忍受煎熬，直到他们再次失去耐心而爆发下一轮暴力。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疯子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期待得到不同的结果。在二十年的尝试均告失败之后，让我们停止欺骗自己，以为这种做法仍能行得通。再多等几十年才最终集聚起政治意愿和勇气为巴勒斯坦做正确和公正的事，这是鲁莽草率的。

在这个会议厅里、包括在这个会议桌前就座的大多数会员国均曾经为摆脱殖民国家、争取自决而斗争过。根据我们自身争取自决的历史经验，也许我们应该后退一步，努力想清我们一直以来向巴勒斯坦人发出的信息。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对他们说的是：“尽管占领国或殖民国带给你们的是严重不公、歧视、缺少自由以及人权受到侵犯，但是要服从它们；放下你们的武器，不要反抗占领，因为这样做将无异于恐怖主义或反犹太主义；不要为建国采取任何法律或外交手段，因为这样可能激怒占领国，使它不准予你们独立；尽管占领国正在改变实地的现状，使你们的建国最终失去可能，要耐心等待建国；还有，最重要的是，尽管占领国非法和不合比例地使用武力使你们失去孩子和婴儿、失去父母、配偶以及兄弟姐妹，哪怕无人追究犯罪者的责任，但是要始终保持温和恭顺。”我真想知道，这个会议厅里和这个桌前有多少人，借助我们自己争

取自决合法斗争的历史，能够接受我们目前强加于巴勒斯坦人的标准。

巴勒斯坦继续遭到占领，而且其民众受到系统性的压迫，是一个让人团结起来的有力因素，以便在全球煽动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我们当然不姑息像“达伊沙”和“基地组织”之流利用巴勒斯坦人民困境与痛苦制造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但是，当几十年来各种法律、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抵抗手段均遭到实际封锁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合理地期待长期蒙受苦难、受压迫、遭侮辱和被征服的巴勒斯坦人继续持被动态度吗？由于对巴勒斯坦同为穆斯林的民众蒙受苦难感到沮丧与愤怒，就连马来西亚——一个位在文化与地域上都远离中东而且人口以温和穆斯林占多数的非阿拉伯国家——都未能幸免于激进主义增多之害。

自《奥斯陆协定》以来，整个一代巴勒斯坦人在只知道占领、封锁、压迫与暴力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如果占领继续下去，我们终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总有一天我们会醒过来，认识到和平与两国解决方案不再触手可及。因此，紧急行动起来处理冲突的根源并结束以色列的占领，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我谨重复在桌前就座的各位同事和秘书长所表达的情绪，即，必需重新确立政治前景，并回归有意义的和平进程。在这方面，我们大力支持和欢迎一切旨在解决持久冲突和重启中东和平进程的和平倡议，其中包括法国和新西兰的倡议。尽管如此，马来西亚愿强调，必需为实现两国解决方案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框架。安理会掌握着多种可支配的工具，供其用于实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目标。

马来西亚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要求联合国提供保护的请求，包括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部署临时国际观察员。我们有大量这种联合国保护的先例，可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我敦促安理会与秘书长密切合作，开始认真讨论有关请求联合国提供保护的事宜。我坚信，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日内瓦四公约》，联合国的保护将提供一种前行之路，

以制止当前削弱国力的暴力。这将确保冲突各方接受问责，强制遵守国际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最后，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商定本次公开辩论会的成果，以便表明我们对实地严重局势的声援。如果安理会继续陷于瘫痪，使自己置身于中东和平进程之外，我们就必须准备好在安理会之外寻找解决办法。我们绝不能放弃各种外交努力，让占领永远继续下去。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维护合法的自决权。这是70年前联合国成立以来的核心原则之一。我们有义务为巴勒斯坦人民调集我们的政治意愿，探索我们可以利用的其它和平的法律与外交渠道，以结束现代历史上历时最久的占领。有鉴于此，我重申，我国的立场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毫无疑问，我们将受到历史的谴责，并将面临更加黯淡的未来。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表示，我们感谢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关于中东局势、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的通报。根据他的通报，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失望沮丧之感，而它正是源自当前的局势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未能为解决中东和以色列这个痛苦冲突做出真正有意义的贡献。

当前以巴之间的暴力危险升级，造成悲惨的生命损失。这确实让人不能接受。耶路撒冷近来发生的事件造成该市各圣地周边的紧张状态升级。这些是非常危险的事态发展，有可能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应采取一切手段加以避免。我们强烈敦促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维护阿克萨清真寺寺院现状，避免加剧紧张局势和宗教敏感情绪以及造成更多怨恨。制止宗教战争从来都非常难。它们要付出非常大的生命代价。

事实上，本次辩论会的参与者发表了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如能被考虑在内，就有可能改变我们处理该问题——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建国权问题——的方式。在这方面，《奥斯陆协定》

为结束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也是这方面的一座希望灯塔。未能推进该协定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巴勒斯坦人现今受到的限制远多于1987年，即第一次“起义”爆发时所受到的限制。

我们不禁要问，不时发生的对抗是否是以色列极端主义人士蓄意实施的长期战略，目的在于破坏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一方面，巴勒斯坦人生活状况悲惨，在被占领的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行动自由受到更多限制。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安全部队保护下，西岸定居活动在继续扩大，这违反了以色列当局赞成的国际法。这种现实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正如我们过去40年看到的那样，在这之后，就像目前人们在耶路撒冷所见，常常会不时发生暴力浪潮。不幸的是，这些暴力爆发事件，除了造成惨重的生命损失和物质破坏之外，还总是导致巴勒斯坦人失去更多土地、受到更多限制和遭残暴镇压。过去几周最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是，以巴双方均放弃了通过谈判制止危机和持久解决这一冲突的希望。和平进程的失败——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国际社会的集体失败——将削弱现有的管控紧张局势的机制。事实上，像以色列国防军与巴勒斯坦当局安全部队之间的协议之类的机制越来越不可行，原因是与以色列的谈判再也不能为结束占领本身提供任何实际希望。因此，安全理事会有义务消除分歧，建立共识，并通过确定谈判和最终地位协议的原则，尽全力重振和平进程。在今天上午的辩论会上，几位与会者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当务之急是，要重振和平进程来结束占领，并基于两国安全地毗邻共处的解决方案，达成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安哥拉欢迎秘书长访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我们也欢迎拟计划于明天在日内瓦举行“四方”会议。为了取得一些成果，我们敦促各方制止暴力，因为它有损于巴勒斯坦人对建国的正当愿望以及以色列对于安全的渴望。

为了防止进一步扩张领土和保障以巴两国人民安全，安哥拉大力支持关于请联合国或其它国际组织为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提供保护的要求，从而避免敌对行动进一步升级。这将明确而突出地表明我们对于“两国解决方案”的支持。我们已在安理会几次重申这一支持。

中东的氛围即将达到沸点；我们可能陷入一场会影响到全球的冲突。要想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尽快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推动建立一个具有生存能力的、与以色列毗邻共处的巴勒斯坦国。除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勒斯坦国旗升旗仪式之外——我们大家这几天在联合国这里目睹了该仪式——我们还需要采取其它行动。升旗仪式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出的重大政治宣示，但不幸的是，这还远远不够，而且来得太晚了。我们目前看到的事态就说明了一点。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
举行本次辩论会的背景是，任何一丁点的单边行动或是任何新发事件都会导致暴力急剧增加，致使尚留有些许缝隙的和平解决冲突的机会之窗关闭。今天，我们正在看到有关行动——比如说，非法定居点；驱逐住户和拆毁房屋；针对平民的挑衅行为、捅刺行为和恐怖行为；以及安全部队反应过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在今天早些时候的通报中，指出了双方伤亡人数。这些数字在继续上升。立陶宛强烈谴责导致人员伤亡的一切暴力行为。必须追究此类罪行犯罪者的责任。我们向受害者家人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我们祝愿伤员彻底康复。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政治、族群和宗教领袖必须坚定反对恐怖、暴力和煽动。他们必须明确而坚定地谴责一切此类行为，并呼吁保持冷静和相互尊重。更多的煽动性言论、扭曲事实和暴力——无论是言语还是行动上的暴力——都只会带来更多暴力、痛苦、死亡和绝望，令享有和平与安全的希望愈加渺茫。

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行为，包括在圣地的挑衅行为。必须保护所有圣地。“尊贵禁地”/圣殿山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圣地，必须确保尊重其现状。我们欢迎以色列总理一再保证会尊重各个圣地的现状，并鼓励他与约旦密切合作，采取更多再次确认这一点的具体步骤。

加沙急需重建和经济发展。要想开展有效的人道主义救济和复原工作，就必须立即无条件解除封锁，允许人员和物资自由流动，同时满足以色列的正当安全关切。我们认为，加沙是未来巴勒斯坦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呼吁巴勒斯坦人真正达成和解。

最近爆发的暴力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当前局势难以为继。双方政界和民众必须最终明白，是和平而非对抗才符合以巴双方的利益。本周，立陶宛共和国总统达利娅·格里包斯凯特夫人在会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时敦促双方竭尽全力遏制暴力升级和恢复平静。立陶宛敦促双方政治领导人尽其所能制止煽动言论、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并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政治领导人有义务保护无辜平民的生命。我们呼吁双方为平静紧张局势进行直接会谈。

国际社会，包括安全理事会、美国、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四方机制和区域行为体，必须发挥作用，支持双方努力创造条件，以便能够开展有意义的谈判。我们欢迎秘书长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对该区域进行非常及时的访问，并欢迎四方机制定于明天举行会议。

为了停止冲突，除了立即恢复和平谈判以达成最后政治解决之外别无他法，这一政治解决的基础是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以土地换和平在内的马德里原则、路线图、双方以前达成的协议以及《阿拉伯和平倡议》，以便建立两个民主和主权的国家，在既定边界内，在和平、安全和相互承认的条件下毗邻相处。和平和公正地解决冲突将对整个区

域产生稳定影响。我们呼吁所有相关行为体立即朝着这个方向采取勇敢和大胆的步骤。

邱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当前以-巴冲突局势再次相当严重地升级。必须立即采取步骤减缓局势，以便减弱双方激烈的言辞并提倡拒绝一切形式的暴力。我们希望，新的外交努力将有助于这样做，包括秘书长在该区域进行的谈判以及在我们的倡议下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四方机制部长级会议。

四方机制特别代表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访问将有助于摆脱目前的暴力循环。俄罗斯关于派遣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访问该区域的倡议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安全理事会必须更明确地注重解决以-巴危机。但是，除非在为克服当前危机作出努力的同时，也重新恢复有关解决最后地位问题和落实两国概念的政治前景，否则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一两国概念的基础是获得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律框架，即四方机制路线图、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以及《阿拉伯和平倡议》。

战略任务依然不变：恢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直接谈判，以解决各种有关最后地位的问题。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创建一个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同以色列在和平中毗邻相处的巴勒斯坦国，才能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并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为了在实现这项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就必须拒绝定居点活动。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纲领基础上恢复巴勒斯坦团结。暴力和恐怖主义都无法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在上述条件上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稳定中东各国的局势。这一局势要求我们迅速作出决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外部对区域事务的干涉所造成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正在遭到恐怖组织的积极利用，首先是所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邪恶计划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并在其他国家慢慢露出

头来，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跨边界的伊斯兰哈里发。令人遗憾的是，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战斗人员正在加入这支国际部队。这种局面使人根本无法忍受。

这就是为什么，根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关于提供军事援助、帮助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团体的请求，俄罗斯联邦于2015年9月30日开始对该国境内恐怖分子的编队和设施实行空中和导弹打击。必须在国际法准则和原则的基础上，并且在《联合国宪章》条款的基础上，采取集体方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

为解决这一紧迫问题，我们应当抛开非根本性的政治分歧。俄罗斯联邦分发了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其主要目的是为实现上述目标携手作出努力。我们敦促大家来参加关于我们建议的建设性工作。这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审查一种近视的政策，这种政策拒绝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特别体现在拒绝共同确定目标、包括确定某些设施，而摧毁这些设施将会削弱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军事能力。

我谨提醒安理会，俄罗斯关于叙利亚的倡议有两个方面。它提议我们为反恐目的团结起来，同时在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的基础上启动一个政治进程。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的努力，并敦促反对派组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代表团参加叙利亚人内部的专题工作组。

我们在最高一级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约旦、伊朗和其他主要行为体的代表进行接触的目的是持久解决叙利亚局势。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先生在10月20日莫斯科会谈中确认，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替代政治解决。在这方面，我们继续强调，俄罗斯随时准备不仅对打击恐怖主义，而且也对促进政治进程作出贡献，以

便叙利亚成为一个安全与稳定的国家，不同宗教团体在那里和平相处。

我们非常重视俄罗斯联邦、美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外长将于10月23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不久将参加这种形式的会议，特别是埃及、约旦、伊朗、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我们支持也门问题特使艾哈迈德作出的努力，以便在政治领域中处理这一局势并为实现持久解决而启动也门人的内部对话。鉴于该国悲惨的人道主义形势，我们呼吁立即停止暴力。我们承担着终止也门人民的长期痛苦的共同义务。

2011年众所周知的事件导致利比亚的崩溃和分崩离析，使该国成为中东和北非又一个紧张局势的温床。伊黎伊斯兰国正在利用这一局面，通过可怕的破坏文物行为宣告它的存在。一波又一波的不稳定正通过撒哈拉和沙赫勒地区向南方蔓延，并向北穿过地中海进入欧洲。利比亚和区域中其他温床的局势造成了悲惨的大规模移民危机。

我们敦促利比亚各方采取负责的行动，组成一个全国团结政府并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联邦铭记它与中东国家的历史性联系，将继续为恢复该区域的稳定、正常生活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有力的贡献。

谢里夫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我谨首先感谢主席国西班牙召开本次关于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开辩论会。我也谨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的通报。我欢迎各位外长出席我们的会议，他们特地从远道而来参加本次会议。我的发言将仅仅注重巴勒斯坦问题。

由于以色列极端分子侵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道，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暴力愈演愈烈，今天的辩论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再次发生的致命暴力行动尖锐地提醒我们，无法继续维持现状，因为一再发生的压迫、匮乏和挫折感只会进一步恶化业已具有爆炸性的局势。

我们要重申，我们大力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不管实施者是谁；我们还要呼吁各方力行冷静和克制。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潘基文最近访问该地区，他为鼓励各方缓解紧张局势，从而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作的努力令人称道。我们希望，重新开展的外交努力，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四方机制会议，将有助于平息暴力并导致恢复对话。

我们忽视巴勒斯坦年轻人根深蒂固的挫折感和幻灭的希望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正在表达对其国家面临持续和无尽占领的愤怒；他们还感到愤怒的是，没有任何政治前景能反映出他们对于一个可生存的独立国家的合理愿望。

导致政治进程陷入僵局与紧张局势和愤怒情绪加剧的主要因素包括定居点政策的扩大、非法征用土地、拆毁住房和建造住房单元、随意的行政拘留和不加区分的压迫等，此外还有占领国可以有罪不罚，以及国际社会无法取得任何成就。不加区分地压迫无辜平民和巴勒斯坦人每天遭受的羞辱只能火上浇油，并进一步深化最激进的立场。

在一个因为几次危机而四分五裂和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地区，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迅速和持久的方法符合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为此，国际社会必须不遗余力地平息当前的暴力活动，并为巴勒斯坦人带来一线希望，使他们走上有最后期限、两国解决方法成为具体现实的可行的政治进程。在这方面，国际舆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看到安全理事会不要特别看重宣示意图，而是更侧重于旨在保护平民和结束占领的切实行动。

巴勒斯坦人民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他们在等待政治进程的恢复和假想结论的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因此，乍得希望表明，我国完全支持把耶路撒冷圣地和巴勒斯坦人置于国际保护之下的想法。

对无辜平民的严重侵害事件必须接受独立的国际调查，以便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为了做到这一点，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自

通过以来仍是一纸空文的安理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相关决议，恢复承担对各方的全部责任。已遭削弱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公信力有赖于此。

尽管安全理事会没有履行其落实两国解决方法的责任，但它无法继续否认在1967年前的边界内建立的、以东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有权作为一个正式会员国加入联合国。两国解决方法没有替代方案。我要提醒安理会重新记得，以色列是根据1947年11月29日的大会第181（II）号决议建国的。

最后，我要和马来西亚的部长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在1947年能建国，而巴勒斯坦在2015年却不能建国？

奥格武夫人（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谨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给我们充分的机会来反思中东最近的事态发展。我们也谨感谢各位部长到会，并感谢埃利亚松常务副秘书长深刻而启发性的通报。我们要表达对秘书长的感谢，不仅因为他亲自参与，特别因为他充当了在中东寻求和平的道义代言人。

我前面的发言者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中暴力和失去理智的杀戮事件激增的情况，这令人深感烦恼。最初在圣地周围发生的冲突蔓延到了东耶路撒冷的多个地方和整个西岸。这清楚表明了局势升级的程度。实际上，人们感到恐惧的是，如果局势得不到控制，爆发第三次起义或许并非是无稽之谈。

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不加区别的杀戮行为。这种行为没有道理、不道德，是自取灭亡。一定不能允许双方的极端主义者控制政治议程，因为他们将为冲突火上浇油，使寻求和平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必须避免挑衅行动和敌对言论，双方政治领导人必须率先确保恢复平静。我们认为，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维持圣地周围的现状。

必须指出，最近的事态发展绝不能掩盖以巴冲突的根本问题。正如人们广泛承认的那样，根本困

难是中东和平进程缺乏进展。我们希望看到以巴领导人在恢复直接谈判方面做出真正努力。

目前的局势没有为巴勒斯坦问题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它使巴勒斯坦人感到绝望，使以色列人感到焦虑。

两国解决方法是中东和平进程的核心，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份。以色列持续的定居点活动极大地削弱了两国解决方法。显然，两国解决方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人们也广泛承认，它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我们敦促相关各方表现出对两国解决方法的承诺，立即停止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造定居点。我们呼吁所有对争议双方有影响力的国家鼓励它们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马德里原则、四方机制路线图、阿拉伯和平倡议和双方现有各项协议重新展开对话。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安理会主席国西班牙召开这次关于中东局势的部长级会议。我也感谢常务副秘书长的通报。

在上星期举行公开会议（见S/PV. 7536）和昨天秘书长从阿曼直接与安理会进行交流以及我们大家作出无数外交努力之后，本次会议再次显示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的严重程度以及我们必须对其采取行动。

我们面对中东暴力的急剧升级，这令人特别感到震惊，而不幸它在当地已变得更加严重。法国——我希望强调——强烈谴责最近数星期发生的暴力事件，不论谁应对此负责。许多人成为受害者，身体受到伤害、感到痛苦和心情沮丧。这种致命的螺旋循环是和平进程停滞不前的结果，特别是持续进行的定居点政策造成的威胁。根据国际法，它是非法行为，影响到两国解决方案的存续、助长绝望情绪和为暴力火上加油。它阻碍了双方的愿望，即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及以色列拥有安全生活的权利。

尽管有些国家敦促我们在国际议程充满其他危机之时延后审议这项问题，但近几个月来，我们一直不眠不休地工作，设法为打破中东暴力的恶性循

环提出解决办法。目前的状况指出这种提案有效而且确有需要，并需要维持这个方向。目前不是束手不管的时刻。我们需要承担起我们的集体责任。法国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朋友，打算承担起它的责任。基于这种精神，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认为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寻找持久政治解决以巴冲突的办法。虽然这个区域的危机有了扩散，但我们仍然深信，以巴冲突必须继续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不仅解决冲突的各项要素广为人知，而且缺乏解决办法依然是这个地区恐怖主义招募人员的有力论点，也是这个地区局势不稳的要素。我们不能让达伊沙掌控巴勒斯坦问题，这会产生所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找到应对冲突的办法。作为优先事项，我们强烈敦促双方加倍努力，不采取任何可能触发暴力的行动或言辞，使目前的状况得到平息。正如秘书长昨天强调的那样，将耶路撒冷的圣址维持在1967年的状况是必需的做法。法国希望各方听到安全理事会发出的维护现况和恢复平静的呼声——这是安理会一致的呼声。

在此同时，我们必须再次全力设法达成政治解决办法。我们必须进行合作，恢复推动两国解决方案的可信政治进程。除了四方机制之外，这是我们重新推动国际社会支持和平进程的动力。这个动力在于使阿拉伯和欧洲伙伴充分参与解决这场冲突的工作。我们打算继续在这条道路迈进。缺乏政治前景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两国解决方案是唯一应对冲突的办法。法国将继续做好准备，与其合作伙伴致力于这项工作，并支持联合国采取的行动。

请允许我谈谈叙利亚问题。在僵持四年之后，8月17日通过了主席声明（S/PRST/2015/15），这对解决叙利亚危机出现了曙光。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最终为解决肆虐该国祸害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若干优先工作中的三项主要优先工作做好了准备，它们是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打击达伊沙。我们需要打击的是达伊沙，而不是温和的反对派。

我们需要落实真正的政治过渡，我们还需要应对叙利亚平民感到的恐怖。

过去几个星期——其实不止几个星期——没有给我们任何具体希望，反而给了我们新的理由感到关切。法国及其合作伙伴一再重复指出，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先生来打击恐怖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解决办法，这只会加强达伊沙的力量和延长悲剧的存在。这种做法绝不会成功，因为它使叙利亚人民无法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它助长了达伊沙的宣传，最终使它更具吸引力。这种作法不仅是道德上的错误，也是战略上的错误，而叙利亚人民以及整个中东和世界各地都将付出代价。叙利亚人民的命运不能限于替代恐怖的他种办法或基于血腥镇压或野蛮恐怖主义的独裁统治。

叙利亚悲剧的根源必须从其源头得到解决，这需要促成能够导致民族和解的政治过渡。我们力求达成的做法已经包括在2012年6月的日内瓦公报中（S/2012/522，附件）：政府享有充分的执行权力，它应合并政权中的组成部分和不接受恐怖主义的反对派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什么是主要组成部分或目标以及在这种过渡中何方是主要动力。我们不应对目前的僵局感到失望。相反，我们应该继续支持叙利亚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作出的努力、参与所有各方的谈论和谈判并为有序的解决办法找到轮廓。

叙利亚超过250 000人死亡和超过1 000万人成为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它是二十一世纪初最凄惨的人类悲剧。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安理会目前的责任应该是有效保护平民百姓。叙利亚当局有责任保护它的人民。不过，目前受到外来力量大力支持的这个政权正利用它的军事资源，包括空中资产，恐吓和杀害平民，这持续违反了它根据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决议承担的义务。

整个叙利亚地区目前都处于不分青红皂白的炮火之下，其中包括使用了桶式炸弹。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行动有多么恐怖，它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

轰炸, 正如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指出的那样, 这体现出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恶毒的“标志”。桶式炸弹不是防御性武器。它们是恐怖武器, 这种武器使人流离失所, 最终使难民潮流向邻国和流向欧洲。安全理事会成员有责任立即采取行动, 切实制止在叙利亚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法国将与西班牙和联合王国一道, 很快将向其伙伴提出具体建议, 以便实现这项目标。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 (智利) (以西班牙语发言): 智利重申它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及东耶路撒冷爆发的新一波暴力事件深感关切。我们尤其谴责故意焚烧约瑟夫墓以及炸毁比尔希巴中央车站的暴行。这些事件是危机重现的拐点。

我们了解许多以色列民众的恐惧心理。但是, 将这个问题作为安全问题来处理, 并不能实现他们所渴望的和平与稳定。靠加强安全措施、拆毁房屋或惩罚措施、违反最低程序标准以及侵犯公平和有尊严的待遇的权利,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担心的是, 占领导致一些巴勒斯坦年轻人心灰意冷, 他们缺乏各种机会, 走上暴力道路,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在这个关键时刻, 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必须重新恢复两国解决方案的政治前景; 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可以让双方人民和平共处。双方必须言行一致, 致力于这种解决方案, 冻结建造定居点活动, 拆除定居点, 并且结束和摒弃煽动性言论。我们尤其呼吁两国人民的领导人防止让极端主义立场劫持政治议程。

当前暴力升级的现象应该促使安理会成员重新启动对话进程。为此, 必须创造条件, 增进双方之间的信任。任何谋求达成共识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巴勒斯坦行使自决权的理想, 也必须顾及以色列要求的适当安全保障。我们认为, 忠实地遵守就使用和参观圣殿山的现有协议和惯例是缓解当前紧张局势的关键。

最后, 我们注意到昨天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其中述及阿巴斯总统关于设立国际保护制

度的要求, 并转递一份从历史角度对保护领域各种先例进行回顾的报告。

里克罗夫特先生 (联合王国) (以英语发言): 我欢迎常务副秘书长作了通报, 并欢迎秘书长正在访问该地区。

“我们同属人类; 我们都是平等的”。这是以色列男子Uri Rezken讲的话, 他上星期被人刺伤。Uri是在一家超市与一名阿拉伯同事一同工作时受到袭击的。对他行刺的是一名以色列人, 但是, Uri后来说: “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对我行刺, 不论是宗教信徒、东正教徒还是不信教的人, 这并不重要。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种仇恨罪行。”

Uri只是以色列和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各地持续不断的暴力和恐怖袭击的一名受害者。除了他的遭遇, 我们还可以列述无数其他人的遭遇, 例如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的遭遇, 还有一个厄立特里亚人Haptom Zerhom的遭遇, 他和Uri一样, 因为被认错身份而遭受伤害。和Zerhom一样, 无数此类受害者现在都无法讲述自己的遭遇。

在安理会, 我们大家都理解因和平事业毫无进展所产生的沮丧感。但是, 我们今天必须发出坚定、明确的信息, 不论是沮丧感还是其他任何原因, 都不能成为进行此种袭击的理由。我们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这种仇恨罪行。

英国政府强烈谴责所有暴力和煽动行为, 而不论肇事者是谁。我们明确指出, 双方必须就“尊贵禁地”和圣殿山的现状达成协议, 并且信守这一协议。他们必须处理煽动行为, 因为这种行为给暴力行为和敌对态度火上浇油。双方必须尽一切努力结束暴力。否则, 暴力就会使双方进一步偏离解决方案。

安理会也必须发挥作用, 缓解局势, 推动政治进程, 以实现持久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要加大力度, 设法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改善实地局势。如果我们要保持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就必须这样做。

如果不在三个领域取得进展，我担心会发生更多暴力行为。第一，加沙人必须能够确保获得就业机会，这意味着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这意味着以色列要立即采取措施发展供水和能源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巴勒斯坦各派必须实行和解，将加沙重建作为优先事项。

第二，还亟需在西岸取得进展。要成功落实两国解决方案，就必须依照《奥斯陆协定》，将C区管辖权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局。这样做可以释放出极大的经济收益。在这方面立即取得进展，不仅可以改善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还有助于恢复人们对和平进程不可或缺的信心。

第三，我国首相和外交大臣上个月对内塔尼亚胡总理明确指出，扩大定居点和拆毁巴勒斯坦人房屋的做法必须停止。这是违反国际法的非法行为，破坏人们对两国解决方案的信心，并且破坏巴勒斯坦国的实际生存能力。

我们依然深信，通过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是消除冲突的唯一途径。它是一个安全、有保障的以色列与一个有生存能力的主权巴勒斯坦国共存的唯一途径。联合王国将继续在安理会以及其他地方致力于这一紧急而重要的事项。

一个长期政治解决方案，一个能确保为所有人带来一个安全的未来的解决方案，正是我们在中东其他地方所需要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准备谈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或利比亚的问题；不过，我要重点谈谈叙利亚。令人痛心的是，叙利亚局势在不断恶化。难民人数已经增加到400万，数以万计的人正在进入欧洲，为的是躲避桶装炸弹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团体继续对该地区内外构成威胁。

为了采取长期措施应对移民危机和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我们必须处理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叙利亚危机的根源是阿萨德政权的暴行。他们用桶装炸弹和化学武器不分皂白地攻击平民，造成1 200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另有25万人死亡。

因此，联合王国协同法国和西班牙，不久将提出一些具体建议，目的是制止利用桶装炸弹进行狂轰滥炸的做法。

安理会始终一致认为，必须对叙利亚找到政治解决方案。我们大家都支持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并投票赞成其各项原则。但是，现在俄罗斯站在阿萨德一边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在联手打击温和派武装团体。这种行动只会削弱政治进程的前景。受到攻击的一些团体正是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曾邀请参加他所组织的谈判的团体。俄罗斯破坏了我们在安理会共同处理化学武器和人道主义问题取得进展而建立起的建设性关系。

俄罗斯攻击温和派武装团体的决定只会支撑起阿萨德政权，破坏和平，因为阿萨德的暴行依然是伊斯兰国招兵买马最有力的号召力。阿萨德已经表明，他不可能成为打击伊斯兰国的伙伴。俄罗斯既然已经决定参与叙利亚内战，现在就必须在安理会为自己的行动做出辩护，实际上，它要向世界各地的逊尼派社群为自己做出辩护，它必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叙利亚政权停止最恶劣的过度行为和暴行。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感谢西班牙倡议召开此次中东问题公开会，欢迎加西亚-马加略外长先生专程来纽约主持会议。我认真听取了埃里亚松常务秘书长的通报。

10月24日，联合国将迎来成立70周年纪念日。遗憾的是，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问题的核心，从联合国成立之初至今，一直看不到解决的曙光。特别是近期，巴以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流血事件频繁发生，平民伤亡不断增多，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和扩散的危险增加。当前局势不可接受。国际社会应迅速采取行动，缓解事态。中方愿强调以下五点：

一、国际社会应敦促巴以双方力行克制、保持冷静，停止任何不利于形势缓和的言行，避免冲突升级。中方高度赞赏潘基文秘书长目前在中东的斡旋努力，欢迎巴方承诺调查冲突期间发生的犯罪行为

径, 希望这有助于减少暴力和冲突。我们敦促以方避免过度使用武力, 遵守维护圣地现状的承诺, 停止侵犯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行为, 为双方坐下来探讨解决问题创造基本条件。

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相处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和谈是唯一现实可行的途径。巴、以领导人应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为重, 作出政治决断, 推动问题逐步解决。以色列理应率先显示诚意, 采取促谈行动。地区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应得到重视。

三、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应积极回应巴勒斯坦及阿拉伯国家的合理诉求, 采取必要行动, 推动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冲突, 重启和谈。中方欢迎日前潘基文秘书长应巴方要求就联合国为巴人提供国际保护问题进行案例研究并向安理会提交报告, 希望安理会予以认真研究。

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需要巴以双方与国际社会群策群力。中方希望进一步挖掘中东和平进程现有机制的潜力, 加强中东问题“四方机制”与地区国家及主要国际伙伴的沟通配合, 加强推动重启巴以和谈的力量, 共同拿出应对目前巴以局势的有效之策。

五、努力改善巴勒斯坦人道局势。目前, 加沙重建工作举步维艰, 人道局势日益恶化, 面临以方封锁、巴以局势不稳、资金缺口巨大等多重挑战。中方敦促以色列配合国际援助努力, 全面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希望国际社会及捐助国尽快兑现援助承诺, 加大对加沙援助力度, 全力协助改善加沙人道局势。

中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民族合法权益的正义事业, 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2013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 强调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相处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和平谈判是实现巴以和解唯一现实途径, “土地换和平”等原则是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基础, 国际支持是推进和平进程的必要保障。中方愿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和协调, 为推动缓和巴以局势、促进巴以复谈做出不懈努力。

联合国70年的历史, 目睹了中东的战火硝烟, 伴随着无辜民众的流离失所。国家分歧、教派纷争、民族矛盾彼此作用, 战乱冲突、人道灾难、难民危机、恐怖威胁相互交织。中东历史一再告诉我们, 武力无法最终解决问题, 仇恨只会使和平的希望破灭。在当今时代, 没有一个国家能凭借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 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出席联大系列峰会期间, 全面阐述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强调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寻求走出中东乱局的途径, 早日实现中东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主席 (以西班牙语发言): 名单上还剩下一一些发言者。因此, 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 我打算暂停会议, 下午3时复会。

下午1时25分会议暂停。